联合国 S/PV.7060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〇六〇次会议

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刘结一先生	（中国）
成员：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阿塞拜疆	梅赫迪耶夫先生
	法国	阿罗先生
	危地马拉	罗森塔尔先生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摩洛哥	拉塞勒先生
	巴基斯坦	马苏德汗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多哥	梅南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2013年10月21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3/624）

13-56622 (C)







上午10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2013年10月21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S/2013/624）

主席：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布隆迪、加蓬、加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13/660，其中载有阿塞拜疆、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肯尼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纳米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3/624，其中载有2013年10月21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塞拜疆、中国、摩洛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多哥

反对:

无

弃权:

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危地马拉、卢森堡、大韩民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有7票赞成,零票反对,8票弃权。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票数，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罗森塔尔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刚才进行的表决使我们深感沮丧。我要解释我国投弃权票的原因，而弃权本身就使我们悲痛万分。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国代表团为了促进国际刑事法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更富有建设性的互动付出了时间和努力。我们原以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多边的——一个是法律机构，另一个是政治机构—预防冲突、打击有罪不罚和追究犯下大规模暴行者责任这一使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今天付诸表决的草案案文无助于推动这种建设性互动。恰恰相反，它在这两个机构间筑起损害两机构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壁垒。

第二，一些国家在完全知道该决议草案不会获得通过的情况下仍将其提交安理会审议，这违背了我们促进在安理会内部达成共识和实现团结的使命。就本次情况而言，它取得的结果适得其反。表决暴露出一个分裂的安理会，这样做既无道理，也无必要。

第三，正因如此，今天上午的表决只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是输家。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未受益；我们所有人都输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表决有损于非洲联盟，因为它的提议遭到驳回；表决也有损于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它实现普遍加入的愿望遭到攻击；表决还有损于安全理事会，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暴露出内部分歧。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不利影响。

第四，最近在建设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之间真正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受到损害，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想要的结果。这种损害可能并非不可逆转，但是，显然存在误解，双方均未能扭转大家都可预见的令人遗憾的结果。

第五、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既要实现和平与安全又要伸张正义，这常常会造成短期内的两难局面。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两个概念齐头并进，以至于要实现和平，就需要伸张正义，并且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能伸张正义。但是，有时我们会为了实现和平而牺牲正义，而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局面的最低标准各国有所不同。我们理解那些抱着最好意愿为决议草案所涉局势援引《罗马规约》第十六条的国家提出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这些国家也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一些国家不赞同它们的推理。

由此我要说最后一点。有人暗示，不对该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表示恶意。我国代表团非常明确地反对这种暗示。从我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坦率地认为它是冒犯无礼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各种论坛和无数场合证明了对所有兄弟般的发展中国家的声援，我们还向非洲一些国家派遣了危地马拉军事观察员和部队。绝不应该把我们在该决议草案上的原则立场与藐视提案国混为一谈。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卢森堡是《罗马规约》缔约国，自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成立以来一直给予它有力支持，同时卢森堡也是非洲的长期伙伴。我们肯定并尊重非洲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承诺，这种承诺表现在今天已有34个非洲国家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两周前，安全理事会成员与非洲联盟联络小组开会，讨论后者提出的暂停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诉讼程序的请求。那次对话为安理会提供了一个听取非洲联盟和肯尼亚—《罗马规约》的一个缔约国—的关切的重要机会。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关切，当时就说我们迫切希望找到有利于各利益攸关方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重申这一立场。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这样做。尽管安全理事会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仍进行了表决。我们不支持根据《罗马规约》第十六条请国际刑事法院暂停12个月调查和起诉肯雅塔总统和卢托副总统工作的决议草案。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援引第十六条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其它办法处理肯尼亚和非洲联盟的关切。第二，我们认为，第十六条不适用这个情况。

第一，的确有其它可利用的手段来处理肯尼亚的合理关切，即尽管该国当选领导人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但是仍应允许其处理国家事务。

第一种可使用的是与国际刑院合作。应肯雅塔总统辩护团队的请求，国际刑院于10月31日做出裁决，将开始审判总统的日期推迟三个月。此外，国际刑院已经采取必要步骤安排两案的审理，做到在任何时候总统或副总统将完全可以处理肯尼亚的事务。目前，辩方的其它动议仍有待国际刑院裁决。这表明，国际刑院考虑到肯尼亚领导人的关切。

第二个办法是诉诸《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应非洲联盟的请求，五天后将在海牙开幕的缔约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应包括一个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到指控的特别部分。缔约国大会是审议国际刑院议事规则修正案和证据，以处理肯尼亚领导人的关切的适当场所。肯尼亚和其它缔约国抱着在海牙取得具体结果的目的已经加入这个进程。

第二，我们得出结论，《罗马规约》第十六条不适用于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案例。根据《罗马规约》第十六条，安全理事会有权凭借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通过的一项决议，请求国际刑院暂停12个月的调查或起诉。提及第七章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必须认定，鉴于国际刑院正在进行的诉讼，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我们知道肯尼亚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们承认，肯尼亚为帮助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索马里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同意作出的努力和牺牲确实很有价值。但我们认为，国际刑院继续针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展开诉讼程序本身并不对区域甚至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仍然愿意继续我们的对话，以便解决肯尼亚和非洲联盟的合理关切。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下周的会议将为此提供机会。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在对第2125(2013)号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因为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我们知道，刑院是为帮助消除有罪不罚现象而设立的法院，它补充而不是取代各个国家负有的不容放弃的责任，目的是确保在面对残暴罪行时伸张正义、找出真相，并且不忘过去。这些是阿根廷促进、保护、捍卫以及保障人权政策的核心支柱。

我们之所以投弃权票，还由于我们考虑到，为充分遵守《罗马规约》，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分析手头的议题时严格地诠释《规约》第十六条。这意味着必须认识到，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有必要中断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刑院所审案件的实质内容作出裁决。我们投弃权票，还因为我们多次谈到过，我们和其他人感到受挫，因为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再次成为一个帮助促进弱肉强食法则的机构。正如阿根廷总统所说的那样，多边主义要做到真正的公平，就必须要求弱国和强国、大国和小国都遵守联合国决议。

我们投弃权票，还因为我们认识到，那些通过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而自愿接受其管辖权的国家的诉求是合理的，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的命运和对真正正义的需要与诸如安全理事会等政治机构的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阿根廷希望所有会员国普遍加入刑院，而且那些捍卫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斗争的国家将通过批准《刑院规约》来作出充分承诺，体现这种决心。

阿根廷感谢非洲联盟部长联络小组介绍了肯尼亚的可以理解的关切和不支持这项决议的原因。阿根廷听取了这些介绍并认识到，肯尼亚领导人决定与刑院合作，并且通过走接受审判的道路来负起它作为缔约方的责任，这将使肯尼亚的关切得到协调一致的应对。

目前，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修正案工作组的重点是就刑院议事规则的修正案进行谈判。阿根廷坚定致力于这一进程，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始终在与肯尼亚以及其它非洲国家紧密合作。由于历史良知和集体命运，同时也鉴于我们同属南方，因此我们支持开展对话和寻找办法来克服难题，避免走死胡同。正如我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娜所说的那样，阿根廷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是“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的后代，因此我们知道，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不被遗忘，并且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包括2007年肯尼亚的受害者。他们都应当获得正义、真相、赔偿，并且得到保证：所发生的一切将永远不再重演。

最后，我要重申，阿根廷坚决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将继续把实现其普遍性这一崇高使命作为我们努力的重点。

马苏德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谨发言解释巴基斯坦的投票。巴基斯坦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不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成员。但是，我们承认国际刑院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

巴基斯坦对第2125(2013)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原因如下。非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已多次一致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六条，把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诉讼案推迟一年。非洲联盟已经确定，国际刑院的诉讼程序会威胁促进肯尼亚和平以及国家愈合创伤和和解过程的努力。非洲联盟还确定，肯尼亚在区域、非洲大陆和国际层面的反恐斗争中走在前列，今年9月发生在内罗毕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而国际刑院针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诉讼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履行宪法责任，包括监管国家和区域的安全事务。这一请求有合理和坚实的战略性政治和法律理由，非常合乎逻辑。

肯尼亚政府和非洲联盟在提出这一请求时，已充分认识到这一案件的复杂性及其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非洲联盟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紧密伙伴。安理会议程上几乎三分之二的问题与非洲有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支持和参与至关重要。非洲联盟与国际社会、联合国以及国际刑院进行了积极合作，以便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且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工作。在国际刑院审理的所有8起案件中，非洲联盟都为刑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协助。

非洲联盟还与安全理事会联系和接触。我们赞赏10月31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率部长级代表团向安理会作详细通报。这个代表团提请安理会注意非洲之角的和平与安全方面挑战。安理会成员一致确认，肯尼亚正在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促进索马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都共同希望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在肯尼亚案中的诉讼表明，要求国际法院伸张正义与尊重肯尼亚人民的民主选择二者之间存在紧张。这是一个新情况。因此，应当有一个处理该真正的政治和法律困境的新办法。

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看，补充性原则很重要。国际刑事法院是最后诉诸的法院。必须尊重国家管辖权至上地位。豁免法则使该案更趋复杂。因此，核心法律论据是肯尼亚民选总统和副总统的职务能否运作。要求实施刑事司法和进行国际起诉应当帮助而不是阻碍为建立稳定秩序、和解与可持续和平所作的努力。

《罗马规约》第十六条中已经有一项规定可用来将案件推迟一年和延长这一推迟。可以完全合情合理地援引这一条，以兼顾伸张正义的要求和该区域实现和平与稳定的要求。使国际刑事法院能够主要以肯尼亚总统须履行职责为由将其案件推迟四个月的考量，也可以作为按照肯尼亚的请求作更长时间推迟的依据。

有鉴于此，我们支持关于请求推迟肯尼亚案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重申该案对杜绝有罪不罚现象的承诺，并凸显各种事态发展，包括过去五年来肯尼亚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尽管该决议草案未能通过，但我们希望，安理会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以便找到可被每个人都接受的务实解决办法。这将符合安理会、非洲联盟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最大利益。

从政治和法律出发，我们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以表达我们对非洲联盟和肯尼亚的强有力声援。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支持这一决议草案。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分歧；安理会未能通过所提议的决定。我们认为，非洲各国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据。实际上，对肯尼亚来说，现在极为关键，该国军事特遣队在打击索马里境内恐怖主义方面正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肯尼亚自己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在这种时候，该国民选总统和副总统应该能够留在国内，并解决其政府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们不希望看到事件的发生是这样的，即，安理会某些成员对非洲大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这反过来会导致非洲出现另一个不稳定热点。

非洲国家的请求没有预设对《罗马规约》的任何逃避或违反，也没有损害《罗马规约》的完整性。我们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挑拨非洲各国对抗国际刑事法院的企图。这只是要求妥善适用《罗马规约》准则之一，即第十六条的问题。这正是最初订立该条的原因。在我们看来，适用这一条最终会增进国际司法体系在非洲各国中的权威，并表明这一体系已经成熟，随时准备敏捷应对错综复杂和模糊不清的局势。

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情况，其根源除其他外在于系统性问题。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这种问题源自对《罗马规约》的解释和适用。

我们首先指的是《罗马规约》的各项规定与政府高级官员的豁免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后，我要强调，我国致力于消除最为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成员上个月与非洲联盟高级别联络小组进行了一次颇具建设性的对话。我们本希望那次对话会成为一次讨论的起点。我们认真和恭敬地倾听了非洲联盟的关切。我们充分理解让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履行其宪定职责的愿望。我们关注并准备处理这些关切。但这样做有一个合适的场所。那个场所在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和缔约国大会，而不在安全理事会这里。

缔约国大会五天后将举行会议。届时专门会有一段时间用来处理非洲联盟的关切。筹备工作已在进行。若干修正案已经提交，包括一项由联合王国提交的关于通过视频技术出庭的修正案。国际刑院自己已经作出有助于缓解非洲联盟关切的若干决定，包括在特殊情况下错开安排诉讼程序和免于出庭。10月31日，对肯雅塔总统的庭审开始日期第三次被推迟，推至2014年2月。根据被告人提出的申请，国际刑院恰当地独立作出此类决定。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已经对所提出的关切作出建设性、创造性以及在法律上适当的回应。

按照设计，国际刑院在和平与稳定面临威胁的冲突局势中并围绕这些局势开展工作。它是在非洲各国大力支持下作为最后诉诸的法院设立的，以处理这种局势。在国际刑院受理的八个局势中，有五个是应非洲缔约国的请求启动的。没有人，更不用说联合王国，低估非洲之角安全挑战的严重性，但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继续进行国际刑院的诉讼这一行为本身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我们看来，这一行为不构成这种威胁。因此，我们认为，没有达到根据《罗马规约》第十六条提出推迟的标准。因此，我们在就这一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这一评估丝毫不改变联合王国对非洲之角以及非洲大陆全境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我国与肯尼亚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关系。我国首相亲自参与支持非洲努力为这个遭受暴力极端主义蹂躏太久的区域带来更大和平与稳定。联合国正在支持非洲境内逾10万名维和人员。就在本周，安全理事会授权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增加4 000多名官兵。

我们对以凸显安理会内部分歧的方式无谓地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感到失望。不久之后，缔约国将举行会议。我们希望，该会议的成果将减少这些分歧。尽管如此，联合王国在缔约国大会期间仍将继续以尽可能建设性和有助益的方式介入，以处理非洲联盟的关切。我们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阿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进行一次事先已知道结果的表决。我们尤其感到遗憾的是，这是一次无谓的表决。

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联络小组举行了会议。该交流使我们得以就肯尼亚在确保区域稳定方面的作用以及找到共同办法来解决非洲联盟合理关切的必要性达成原则性协议，以便让肯雅塔总统履行肯尼亚人民在2013年3月选举之后所赋予他的各项义务。

因此，我们的分歧不在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安理会多数理事国认为，援引《罗马规约》第十六条暂停有关司法程序既不适用，也无必要；有其他解决办法可用。

法国认为，该会议是一个出发点，由此可以本着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惯常工作关系找到共同认可的、合乎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并非遥不可及。肯尼亚律师本身就演示了这种办法：他们向刑院递交程序性动议，其中提出各种放缓诉讼程序和推迟本案实际审理的建议。刑院本身也展示出办法：它通过数项裁决，其中考虑到肯尼亚政府需要在交替期间肩负责任，保证不让总统和副总统同时离开肯尼亚，并将诉讼程序推迟几个月，还允

许他们只参加一部分案件审理过程。缔约国本身在与肯尼亚联合开展努力的框架内，也展示了办法：它们建议了各种调整诉讼程序的办法，包括采用视频会议的办法。

下周将在海牙举行的缔约国大会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让上述富有成果的意见交流变成现实。但现在却决定仓促推动表决，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解释。如此仓促是无益的，很可能造成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人为的危险对立，这是我们要避免的。这两个机构是解决非洲大陆危机的重要伙伴。因此，我国投弃权票，证明我们希望翻过这个令人痛苦的一页，继续对话。

法国是非洲联盟在马里、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伙伴。我们本着共同的价值观，一道集结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平民。在保卫这些人口的斗争中，法国失去了自己的士兵。法国是肯尼亚这个令人尊敬的民主国家的盟友。我们了解肯尼亚的关切以及它在支持区域稳定特别是索马里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本着这种精神，法国将继续与肯尼亚及非洲联盟各国合作，找到能让肯尼亚领导人肩负责任的办法，同时又尊重《罗马规约》的完整性。包括肯尼亚在内的各国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建议现正摆在《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桌上。大会将于11月20日开会。我们捍卫原则。办法总是有的。我们必须抓住它。我们必须放眼未来。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没有赢得共识。这份决议草案本应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让我们产生分歧。我们要强调，非洲部长级代表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于10月31日举行的会议让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商谈。非洲部长级代表团也有机会介绍非洲提出决议草案背后的实质和理由。我们认同这些动机。

肯尼亚近年来进行了若干重大改革，包括2008年重新启动全国和解进程，2010年通过新宪法，还建立了保护人权的机构。由于这些改革，肯尼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乌胡鲁•肯雅塔先生担任总统、威廉 • 卢托先生担任副总统。此外，肯尼亚作为非洲恐怖主义的攻击目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恐怖主义对肯尼亚及整个东非的稳定都构成巨大威胁。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9月份遭到的袭击就证明了这一点；袭击导致几十人丧生。

在对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期间，非洲公开地、建设性地致力于制定一份基于共识的文件。此刻，我们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并努力寻找共同点，但我们很遗憾未能就决议草案达成统一立场。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投了弃权票，因为我们认为，肯尼亚提出的对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针对肯雅塔总统和卢托副总统的诉讼程序的关切最好在刑院及缔约国大会的框架内处理，而不是让安全理事会来要求推迟审理。这一立场与10月底我们在安理会非正式互动对话上向非洲联盟接触小组表示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外，肯尼亚2008年选举后暴力事件受害者家属等待对证据开始进行司法衡量已经等了5年多。我们认为，为这次暴力事件受害者伸张正义密切关系到该国的长期和平与安全。我们都要义不容辞地支持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的罪犯追究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我们深切尊重肯尼亚人民。我们和他们一样，对最近在西门购物中心发生的恐怖袭击感到恐怖和愤怒，我们知道他们既盼望有效治理，又盼望依法治罪。我们同样深知，这些问题对提出类似关切的非洲联盟成员国也很重要。我们承认刑院在这些案件中遇到的情况不同于以往。国际刑院以前从未审理过被告同时也是在任国际元首或是可以担任如此职务的人并按法院传唤主动到庭的案件。因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肯尼亚继续通过目前的国际刑院程序处理它的关切。

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包括肯尼亚政府在内的缔约国大会正努力让审判程序以适当方式开展，不至逼得被告在进行强有力的法律辩护与继续开展本

职工作之间作选择。根据《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有责任监督刑院的行政工作。缔约国大会下周要开会，因此将有机会开展对话，审议能有助于解决未决问题的修正案。

因为我们尊重肯尼亚和非洲联盟（非盟），因为我们认为刑院及缔约国大会理应是审议肯尼亚及一些非盟成员国提出的问题的场所，我们决定对面前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美国和肯尼亚是半个世纪的友邦和坚强伙伴。我们珍视友谊，将继续与肯尼亚政府和人民一道处理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保卫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促进人权和正义。我们还要继续肯定国际刑院在追究责任方面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坚信，为肯尼亚选举后暴力事件受害者伸张正义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必要因素。

梅赫迪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阿塞拜疆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然而，我们坚信，保护和辨明权利、坚持追究责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决定投票赞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是基于如下理解。

第一，肯尼亚及其所在区域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肯尼亚是一个前线国家，也是区域内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之一。因此，针对该国高级官员的司法程序无疑会制造严重障碍，妨碍肯尼亚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由此危及该区域保障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持续努力。阿塞拜疆理解肯尼亚和非洲联盟的关切，并认为这些关切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不能把请求推迟审理视为一种有罪不罚现象。关键是，决议草案指出，需要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追究2007-2008年肯尼亚选举后暴力事件的所有犯罪人的责任。

第三，肯尼亚政府已经显示它坚决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遵守它的各项国际义务，包括肯尼亚自2005年6月1日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以来根据该规约承担的义务。应该特别注意到，肯尼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已经同国际刑院进程进行全面合作。

第四，自2007年选举之后发生政治危机以来，肯尼亚政府已经为恢复国家稳定与安全作出许多努力。今年3月和平和民主地举行普选正显示出该国向前迈进的进展和决心。

第五，补充性概念是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的基石。我们认为，肯尼亚有能力调查选举之后据称发生的罪行，并且我们注意到该国在这方面正在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

阿塞拜疆今天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表示我们支持依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六条延后12个月调查和起诉肯尼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对今天进行表决深感遗憾。完全无此必要，并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输家。我们认为与肯尼亚和非洲联盟（非盟）就这项非常困难的问题进行对话极具价值，并认为还需进行进一步对话。非洲联盟部长级联络小组清楚传达了肯尼亚和非盟的关切。我们仔细聆听了发言。安理会所有成员的确真心诚意地愿意考虑这些关切。

澳大利亚非常了解肯尼亚面对的安全挑战。我们认识到，非洲东部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定、岌岌可危，并会有跨越边界导致伤亡的严重威胁。我们了解肯雅塔总统和鲁托副总统面对的严峻挑战，他们在试图满足他们的审判义务的同时，又需注意解决国内和区域的安全威胁。但这项挑战必须根据需要维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之间取得平衡。

澳大利亚是国际刑院、它所秉持的原则以及刑院的公正和独立的坚定支持者，这些都是它终止对严重国际罪行不加惩处的任务的核心。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根据罗马规约第十六条就延后调查和起

诉的行动应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采用，这种情况是诉讼程序将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已经用尽了所有其他办法。这次这个门槛没有达到，因此，我们无法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无论如何，还有其他真正的替代办法可以用来解决安理会就延后审判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的表决。国际刑院审判分庭根据肯雅塔总统辩护团队的要求，已将对他审判的开始日期延到2014年2月5日。缔约国大会将在下周举行会议，各方就拟议修订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帮助解决肯尼亚的各项关切所进行的建设性工作也已展开。澳大利亚将继续在该大会仔细听取非洲缔约国的意见，并将对缔约国提交大会审议的任何提案采取反应迅速和灵活的做法。

澳大利亚决心尽其所能确保肯雅塔总统和鲁托副总统能够落实他们的宪法责任。同时，我们也相信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根据罗马规约或安理会决议负有相关义务的国家，将与国际刑院通力合作，确保刑院能够继续发挥它促进我们防止犯下严重国际罪行的共同目标的作用，这是实现和平与安全所必不可少的。我们还决心继续致力于加强安理会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关系，正如非盟观察员就在几个月前在安理会指出的那样："联合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非洲联盟，非洲联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S/PV.7015，第6页）。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自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肯尼亚案件这个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以来，我国代表团在就此问题与安理会其他成员磋商后，已经进行了彻底审议。在这项进程中，我国代表团得到了安理会非洲成员和联合国非洲集团其他成员的密切合作和帮助。上个月与非洲联盟（非盟）高级别联络小组的对话尤其帮助了我们了解肯尼亚的局势。它此刻正面对着各种安全挑战，同时致力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推展民族和解进程。

我们还发现，非盟对此问题的关切完全合理。不过，我国代表团得出结论，认为安全理事会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并认为国际刑院的问题最好在国际刑院的框架内解决，而不是在即将举行的国际刑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内审议。最好不要开启安全理事会参与国际刑院法律诉讼进程的先例。我们认为，这是最符合国际刑院、安全理事会和最终整个联合国全体会员的利益的做法。基于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决定投弃权票。

梅南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多哥对安全理事会未能同意通过今天散发的决议草案深感遗憾。这份决议草案要求按非洲国家的请求，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诉讼程序根据《罗马规约》第十六条延后12个月开始。多哥对安理会未能对非洲至关重要的这项重大请求达成一致感到遗憾。

然而，我国希望，在这个安全理事会未能即使有所怀疑但对非洲作有利决定的不幸一天不会对非洲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任何消极影响。对多哥而言，为了促进和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不断增进非洲联盟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信任依然是必需的。要减缓非洲大陆的危机和冲突就得靠这种信任，因为安理会议程上越来越多的非洲问题－每次在安理会议事厅讨论非洲问题时都会提到的问题－并不是安理会感到欣慰或满意的事，更不是非洲感到欣慰或满意的事。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这里是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吗？是的，的确是。我们今年贸然提出这个案子吗？不是。非洲想找麻烦吗？完全没有；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来这个议事厅了。我想请各国成员听听我的说法。

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它不加区分地影响世界上所有的人民，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到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所幸的是，我们有国家，我们有领导人。我们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肯尼亚及其总统和副总统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处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前沿，我们感谢他们在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斗争中表现出承诺和决

心。在索马里这个国家，非洲人替本应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安理会抛洒热血。

在这方面，乌胡鲁•肯雅塔总统阁下和威廉•卢托副总统此时应当受到尊重、得到支持和被授予权能，而不该分散其注意力和削弱其权威。

因此，今天上午表决之后，卢旺达对于尽管非洲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主动努力在合法进程中与安全理事会接触，但有关推迟针对肯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案件的请求未能如愿深表失望。

因此这里实际上是正确的地方。已获整个非洲大陆各国核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是不应该的，实在是不应该的。今天要在历史上写下：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令肯尼亚和非洲失望。

主席先生，我对贵国代表团及贵国中国，以及对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等国代表团深表谢意，感谢你们与摩洛哥、多哥和卢旺达等国代表团一道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今天令人失望的表决削弱了《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证实了我们长期所持的观点，即，国际机制受政治操控并只是在符合某些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才被使用。

今天的表决也削弱了肯尼亚政府为实现肯尼亚人民的和解所作的重大努力。在这方面，我谨在此刻向今天与会的肯尼亚议长表示敬意。

六个月前，即5月，肯尼亚试图就针对其总统和副总统的案件与安全理事会接触。我必须指出，安理会听到了，但没有在意。是的，安理会没有在意。然后，10月12日，非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非洲联盟（非盟）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审议了恐怖主义在肯尼亚和非洲之角构成的威胁。

结果，他们决定通过肯尼亚请求安全理事会将对肯雅塔总统和卢托副总统的调查和起诉推迟12个月，这样让他们有时间处理恐怖主义威胁。

并不是说，我们来到安理会寻求对立。不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该请求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该请求是合法的，因为它是以《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罗马规约》中的条款为依据的。为了确保安理会能认真对待非盟的信息，我们各国领导人设立了关于国际刑院的非洲联盟高级别联络小组，该小组来到了纽约。小组与安理会成员进行了互动对话，并传达了非洲请求得到他们支持的信息。这是安理会本想要今天在这里发生的对立吗？不是，绝对不是。

因此，我们曾希望，经广泛协商后，安理会会以秉持诚意开展谈判和通过该决议草案的方式表示对肯尼亚和非洲的声援。情况并非如此，某些安理会成员甚至拒绝就任何一个段落进行谈判。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同事辩称——一如各位成员所听到的那样－－肯尼亚的局势没有达到启动适用《罗马规约》第十六条的必要临界点。他们解释说，只有当调查和起诉可能造成或加剧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才可适用第十六条。

我在这里想要知道：如果青年党的成员——这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运动，它杀害了70多名无辜受害者，还使200人受伤－－发动的恐怖袭击还没有达到其它局势已经跨越的临界线，那么什么样的局面才会达到？

如果肯尼亚人民因其在索马里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敢介入而受到眼下明确的威胁，还没有达到临界点，什么样的其它威胁能够达到？我们今天是否来错了地方？没有。

我可否请安理会全体成员回顾一下，10多年前为什么在安理会提出《罗马规约》第十六条。我要重复一遍这一问题。我可否请安理会全体成员回顾一下，10多年前为什么在安理会提出《罗马规约》第十六条。该条不是非洲国家提出的，绝对不是。该条是安理会议席上就坐的某些西方国家提出的，

只是在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加以适用。换言之，第十六条从来就不是让一个非洲国家或任何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设想该条似乎就是为了使其作为大国保护自己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又一工具。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这里的情形看来就是如此。

安理会成员记得，没有对今天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一些国家已颁布相关法律，拒绝在涉及其本国国民的案件上与国际刑院进行任何相关合作，制裁在这方面与国际刑院合作的国家，甚至使用军事手段来解救按照国际刑院要求而逮捕的本国国民。我希望安理会所有成员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与我们提出的推迟12个月——仅仅12个月——的小小请求相差何其之大。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平等适用《罗马规约》所有规定，不仅能强化国际刑事法院，而且也能够使其合法化，成为一个可信而且公平的行为方。在弱者与强者都得到同等保护下，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不幸的是，只要国际刑院继续被用来作为大国对付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它就会继续在全世界面前丧失颜面和信誉。

有人一直对我们大谈民主和自决价值观，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对我们进行这些原则方面说教的人却根本不相信非洲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非洲被塞了一粒苦药，我们在刚才表决之前的整个过程中看到了这一倾向。

同样在这方面，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凭借智慧，提出了肯尼亚问题的肯尼亚解决办法。纽约这里却不这么认为；不，纽约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是安理会作出了不同的决定。西方国家实际上有另外一个方案来解决肯尼亚的关切，那就是，与国际刑院，与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互动接触。这里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吗？是的。安理会是适当的场所吗？是的，对于那些安理会成员来说，它也是适当的场所。我们没有说它不是这样的场所，因为它是，那么我们就应当到这里来，与安理会互动讨论；听听非洲人的声音。听听非洲国家元首的心愿。听听肯尼亚人的心愿。

关于国际刑院，我要说，就过于仓促行事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安理会的说法。我要指出，在针对肯尼亚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司法程序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在非洲联络小组与安理会接触的当天，国际刑事法院突然间表现出了灵活性。谁是幕后推手？为什么恰恰在那一天？他们为什么在那一天作出决定？

这表明，实际上，也许我们来错地方了，非洲人并没有来到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适当地方。但是，我们确实属于这里。成员们已听说过，安全理事会这里的三分之二时间都花在非洲问题上。所以我们非洲人来到这里。安理会如何向我解释检察官突然间说：

> “这样吧，现在我给你们四个月时间。没问题，你们不必去打扰那个排他性俱乐部。不必。别到那里去。”

不可以。事情不能这样。我们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世界，一个充满博爱的地方吗？真是这样吗？我在问自己。不，不能够这样，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获悉安理会成员先前就知道这个问题，联络小组的确很惊讶。事实上，他们甚至在决定实际作出之前就已向我们了解请求推迟开始审理肯尼亚总统案件决定的相关情况。这令人严重质疑此案件处理过程的独立性。是的，成员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就说，这里不是适当的场所，这样做太仓促草率，这是一种对立做法。我们根本不希望对立。实际上，肯尼亚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成员。成员们看到肯尼亚副总统到那里去了。他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想要对立，或者说我们过于仓促草率？

至于说缔约国大会，我要提醒各成员，它只是由罗马规约缔约国组成，摩洛哥、多哥、卢旺达和不是《规约》缔约国的其他安理会成员无法参加涉及《罗马规约》的讨论。我在这里指的是俄罗斯联

邦代表阁下对我们说的话。所以，为什么要提出修正案来改进对非洲领导人予以尊重方面的情况？目前的问题不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最后，导致今天上午进行表决的这个进程是有积极成果的，其中之一是非洲统一与团结得到了重申。今天，前来参加会议的有埃塞俄比亚常驻代表，他代表非洲联盟主席国来到这里，我对他表示欢迎。此外当事国肯尼亚的代表也前来出席本次会议。因此，我感谢所有非洲成员国及其朋友。我希望，我们将继续捍卫我们的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平等，推进国家间相互尊重议程。在卢旺达文化中包含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我们称之为agaciro(尊严)。今天我们的尊严与非洲的尊严得到了有力展示。

主席：我现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中国代表团对推迟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肯尼亚领导人问题安理会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们对安理会未能通过这个决议草案深表遗憾。

肯尼亚是非洲重要国家。近年来，肯尼亚积极改革国内司法，大力推进民族和解，和平解决部族冲突，逐步恢复稳定发展，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肯尼亚长期处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沿，在维护非洲之角、东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的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迟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肯尼亚领导人不仅是肯尼亚，而且是全体非洲国家的关切，

更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理应帮助肯尼亚领导人集中精力履行职责，继续为维护肯尼亚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司法机构在行使管辖权时，应遵守国际关系准则，遵循补充性原则，尊重有关国家的司法主权、司法传统和现实需要。

近一段时间以来，安理会成员同非盟和肯尼亚就推迟国际刑事法院审判肯尼亚领导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中方认为，非方的要求合情合理，有据可依。他们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他们的目标是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有效打击恐怖主义，他们的要求是给予肯尼亚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最基本的尊重。在涉及非洲和平、安全和稳定问题上，非洲国家最了解自身的需求，安理会应当认真听取并积极回应非盟和广大非洲国家的共同诉求。

中方将继续支持肯尼亚、非盟和广大非洲国家为寻求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作出的努力。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发言。

卡马乌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非洲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来到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掌控着自身现状，是执行其任务授权的主人，《罗马规约》完全可起到作用，《规约》第十六条富于生命力，是一个可以付诸行动的法律条款，安全理事会能够根据该条款履行其特有的任务与职责。非洲认识到，尽管连安全理事会自己都承认，最近内罗毕发生的恐怖袭击和在邻国首都发生的恐怖威胁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是当审议第十六条时，这种承认在安理会却没有什么意义。

悲哀的是，对安理会一些成员来说，西门购物中心令人心碎的生命损失和残缺不全的尸体竟然达不到第十六条未予明示而且纯属想像的最低标准。事实上，显然，即使是在区域反恐斗争进行当中免除一国领导人的职务将给一国稳定和政治管理带来的威胁也达不到这种想象中的最低标准。

非洲国家代表来到安理会是为了寻求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把审判推迟12个月——仅此而已。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讨论这些案件或是缔约国大会。这不是安理会的工作。非洲不是像某些被误导以及纯粹派活跃人士所声称的那样，在施加政治压力。这是法律。非洲希望法律的文字与精神都得到适用—不是祈求恩惠或施舍，而只是希望

适用法律。非洲希望这样是因为我们认为，《罗马规约》属于所有人，它也同样属于我们，而且《规约》在适用过程中不会制造恐惧，也没有偏袒。我们原以为，非洲许多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树立的良好的全球公民形象将引起安理会的共鸣，而且安理会会顾及这一点。

我们错了。推迟审理的请求未获核准。由于安理会某些成员投弃权票，非洲的请求遭到否决。理智和法律被抛至一边。惧怕和不信任得以占据上风。非洲大失所望。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选择把拒绝非洲的请求与一种极端恐惧挂起钩来，即：它们害怕与安理会主要事务、东部非洲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以及与保持领导层辅助性、连续性和不受干扰的必要性完全无关的国家今后有可能会滥用第十六条，而这种情形纯属凭空想象。安理厅中的这种事态发展完全是悲哀、荒谬和令人疑惑不解的。特别是在安理会作用受到质疑的时刻，它对于建立安理会内部的信任或与安理会搞好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看起来，非洲应该在考虑到凭空想象出的所有可能滥用《规约》情形和其它可能的消极适用情形之后，才来到安全理事会。只有那时会员国才可设想安理会基于第十六条做出肯定的决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稍有一点差池，我们就会面临创下坏的先例和破坏规矩的指控。这些指控来势迅猛，伴随着没有作多少掩饰的威胁：这样做不免引起国际刑院、缔约国大会中的欧洲成员国同谋及其友邦的怒火。单挑出安理会的一些非洲成员进行某种批评与指责是令人遗憾的，而且也没有道理。推迟的请求是整个大陆提出的。显然，在安理会一些成员看来，想象中对创下先例或践踏法律细则的恐惧要比促进国际团结、和平与安全或者帮助一个面临恐怖威胁的国家或区域维护稳定这个必要性重要得多。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理解清楚了。安全理事会不是什么解决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与政治问题的机构场所。对非洲来说，关键的是，我们只需要在非洲大家庭内部来解决非同寻常和复杂的政治问题，在非洲联盟内部做出努力，以寻求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对此毫无问题。

尽管情况有可能看似如此，但是，正如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属于所有区域的机构一样，它也是非洲的机构。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安理会许多成员陷入了时间错乱。一些成员似乎把非洲看成好象仍处在20世纪90年代的状态。我敢说，少数成员甚至认为我们还处在一个更早的年代。人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安理会一些成员对非洲人或非洲式的解决办法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信心。它们几乎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的现状，管理我们的事务，并从我们人民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来行事。

一些人对我们在这里的参与报以嘲弄、猜疑、不耐烦，甚至是恼怒。在每一个关头总是扯出有罪不罚和独裁统治幽灵，造成破坏性影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公平的，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悲剧性质的。这是对21世纪之初国际关系状况的控告。

对非洲来说，《罗马规约》没有经受住它在安理会的第一次重要考验，而且是在非洲大陆的众目睽睽之下惨败。《罗马规约》显然有重大缺陷，无法操作，在安理会的背景下无法适用。不过，在坚持前述内容的前提下，肯尼亚感谢非洲大陆所有成员及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承认我们和我们的关切。非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是一个分水岭，这令人感到鼓舞，简直就是了不起的。

与非洲其它国家一样，肯尼亚也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中的非洲成员国—卢旺达、摩洛哥和多哥——以及其它4个安全理事会成员——俄罗斯、巴基斯坦，特别是分别发挥主席协调作用的阿塞拜疆和中国——为这项有关推迟诉讼的决议草案提供支持和方向。

毫无疑问，应当为2007年选举后暴力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是，没有谁比肯尼亚人自己更清楚这一点，在座的任何人也不应怀疑这一点，或者想象认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肯尼亚人和非洲人更加关心2007年不幸事件的受害者。

我要以非洲和肯尼亚人的名义，对我们代表团和我们的政府在作出这一努力时得到的指导、友谊、团结以及支持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我们也感谢那些认为应当在安理会内外给予我们支持的人。肯尼亚不会忘记。非洲不会忘记。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事情没有完结。但显然，安理会没有成为友好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也因此给《罗马规约》及其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主席：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作为非洲联盟主席的代表就对非洲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言，其历史重要性和价值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确实是幸运的，无论结果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有多么令人失望，但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这项倡议在主席你以及在此之前的主席国阿塞拜疆的主持下处理，我们对两国同样感谢。我们代表我们大陆向两个主席致敬，我们的领导人代表大陆发出了声音。

我要感谢我们安全理事会的同事加强了我们对我们这个伟大大陆团结的信心，并且展现了非洲人民不屈不挠，确保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对他们的政策和战略，包括实现和平与安全政策和战略自主权的精神。我们毫不怀疑，安全理事会的3个非洲成员之所以在困难的情况下立场坚定，并且保持团结，是因为它们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非洲领导人提出的要求远非安全理事会难以满足。我们只是请安理会履行《宪章》赋予它的职责。安理会没有负起责任。它没有表现出认真对待非洲自主应对其目前挑战和掌握其未来的精神。

请允许我重申，这个问题现在不是一个肯尼亚的问题。它是一个非洲的问题。

我也要深深感谢那些认为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什么对非洲来说是最好的，并且决定支持我们的推迟诉讼请求的安全理事会成员。最起码，安理会的这些成员一定是得出这一结论，即，非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中一些国家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创始者——应当享有无过失假定。安理会的其余成员正是剥夺了它们这一特权，实际上，我们本来非常信任其中一些成员，认为它们会帮助提高非洲与安理会之间的信任水平。所谓存在其它替代办法的说法不能当真。非洲的请求是让安理会行使其权威，并且履行责任。

一段时间以前，我们联络小组的部长们有机会通过互动对话与安理会接触，阐述了非洲要求推迟的理由。他们诚恳和富有激情地陈述了非洲的理由。人们在认真致力于一个事业时会这样做。他们尽力说服安理会，这不是一个肯尼亚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洲的问题，引发了对肯尼亚和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巨大关切。我们的部长们强调指出，考虑到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持续存在，形势微妙，分散两位肯尼亚领导人对他们领导义务的注意力将是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非洲领导人的立场是，国际刑院诉讼进程继续下去的本身就构成对肯尼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如巴基斯坦代表此前非常雄辩地指出的那样，这一逻辑无可辩驳。不容置疑的是，与多数其他领导人相比，非洲领导人与肯尼亚领导人更亲近。毫无疑问，非洲的要求是合法的。《罗马规约》第十六条授权安全理事会通过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权力确保将国际刑院受理的案件推迟12个月审理。对于我们这些与肯尼亚毗邻的

非洲国家来说，肯尼亚和该区域局势无疑值得安理会作出积极回应。

指出以下这一点可能会让各位成员感到厌烦，因为我国部长在互动性对话中向安理会发言时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在其于9月21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在谴责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时说，

> “安全理事会成员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SC/11129)

安理会在非洲问题上的历来记录并非完全是唤起人们信心的那种记录。在当前这种时候，它应当支持肯尼亚国防部队总司令，而不是干扰他。没有正当理由可以拒绝非洲的请求。让我们不要自欺；在这种情况下投弃权票无异于拒绝。

我要回头来谈一下我先前所说的情况，即安理会甚至未能给予非洲领导人假定无罪的待遇。显然，我们在此所看到的情况本质上是一个牵涉信任的问题，这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不难想到，不相信非洲有能力在安全与正义之间保持适当平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安全理事会还可以用什么别的方式来告诉非洲领导人说，他们对肯尼亚和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关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际情况证明了非洲领导人的看法。最近的事态发展事实上凸显了这一关切。

在伸张正义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这个问题上，非洲国家被发现存在不足了吗？如果要讲真话，那我就要说，尽管我们并非完美，但我们最近在这方面的表现证明我们不亚于任何人。我们说到做到，这一事实已一再得到确认。非盟不是一个允许将主权用作保护有罪不罚现象的盾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组织。成员国的庄严义务之一是允许

> “非盟有权根据大会的决定，在成员国境内针对战争罪行、灭绝种族罪行、危害人类罪行这些严重情势进行干预”。

“非洲容忍有罪不罚现象”是那些仍然想对非洲进行说教而不是以平等姿态与非洲打交道的人的口头禅。这使人回想起先前一个时期。我们大家都想忘记那一时期，但却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非盟可能未强大到足以应对非洲在确保整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方面所面临的一切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感谢所有那些一直在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各方。我们没有忘记那些贡献，包括——最重要的是——安理会中那些感到在推迟诉讼这一关键问题上不应当支持我们的成员的贡献。那些成员错了，它们冒犯了非洲，一个不仅承诺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忠于宪政，而且还在实践中展现这些承诺的非洲。换言之，不可信任非洲领导人的说法——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无异于表明了这一点——是一个悖论。这一悖论也许凸显，在进行有效国际合作以确保世界和平方面，我们仍然面临挑战。

我们不想在此被误解。我们没有声称，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合作，非洲没有得益于这一合作。非洲得益于这一合作，而且对此深为感激。但这一支持无论多么重要，都不应当导致失去自主权。非洲无疑也显示它在多大程度上已做好处理自己问题的准备。但只有通过有效的伙伴关系，我们才能迅速发展。若无这一伙伴关系，在索马里、苏丹、南苏丹、马里等国所取得的进展本不可能发生。

过去几周来，我们非洲大陆一直试图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请求有关各方理解我们，在一个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听取非洲各国的一致呼声。我们刚才所得到的回应必然会使非洲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内部有好几个成员极不希望看到非洲主导其谋求本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和战略。这种态度不会让任何人对未来产生希望。

非洲领导人应当运用自身智慧，从此事中得出适当的结论。此事不会被视为非洲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中一个值得骄傲的篇章——这不是说，我们

毕竟有过太多值得骄傲的篇章。这项努力是由安理会成员卢旺达以及两个其他非洲兄弟国家摩洛哥和多哥牵头的，这一事实其实是另一个悖论。

但我们不会轻易丢掉希望。我们将继续努力。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希望利用这一力量来推进国际治理中的民主原则，包括在安全方面。

主席：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中午12时散会。